

“本特”号叛乱三部曲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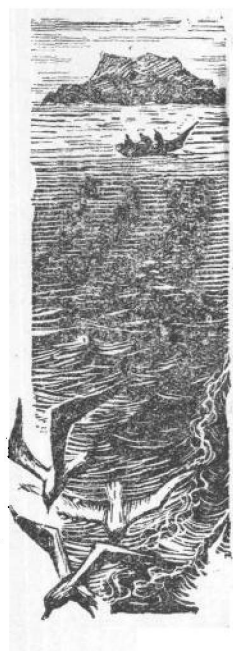
孤岛恩仇



[美] C. 诺德霍夫 著
J. N. 霍 尔

海洋出版社

13931



“本特”号叛乱三部曲
(三)

孤岛恩仇

〔美〕 C. 诺德霍夫 著
J. N. 霍尔 译
孙宗鲁 译
阿 榛

海 洋 出 版 社
1983 年 · 北京

内 容 提 要

十八世纪末，南太平洋上发生了一起轰动世界的事件，这就是英国军舰“本特”号的叛乱以及该舰神秘的失踪。

事过十八年，“本特”号之谜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参加叛乱的九名白人水手和十八个波利尼西亚男女青年，驾驶着军舰，来到南太平洋上的一座无人岛，希望在这里逃脱搜捕，建设人间天堂。岛上的景色令人着迷，纯洁的爱情令人心醉。但逐渐出现的贪婪和放荡终于种下杀机。短短几年内，二十七人中竟有十五人死于非命，最后只剩下一名白人和十名女子。这段真实的历史，构成海洋史上最离奇、最富浪漫色彩的一页。

本书的出版曾引起极大的轰动，美国的好莱坞两次把它搬上银幕，并获奥斯卡电影大奖。

“本特”号叛乱三部曲 (三)

孤 岛 恩 仇

[美] C. 诺德霍夫 J. N. 霍 尔 著

孙宗鲁 阿 榛 译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海贸大楼)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 \times 1092^{1/8}$ 印张: $10^{7/8}$ 字数: 24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00

统一书号: 10193·0196 定价: 1.15 元

序

1790年，“本特”号的叛乱者来到皮特克恩岛定居，直至1808年，方被美国捕海豹船“托帕兹”号的舰长梅休·福尔杰所发现并公之于世。

在前后长达十八年的岁月中，岛上发生了许多事件。有关这方面的报道颇多，但内容差异较大。究其来源，无论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均出诸亚历山大·史密斯（后来自称为约翰·亚当斯）之口。他就是福尔杰舰长当年登上皮特克恩岛时所见到的唯一幸存的叛乱者。他起先把前后的经过告诉了福尔杰，尔后在1814年又告诉舰长斯坦因斯和派庞，1825年又告诉舰长比切，最后在1829年又告诉《大洋觅岛记》的作者J. A. 莫仑霍特。后来在1850年，沃尔特·布罗迪根据马太·昆特尔之子亚瑟的叙述，写了一篇报道。罗莎琳德·扬格也写了一部《皮特克恩岛传奇》，其中描述了一些可怕的细节。这是根据约翰·米尔斯的女儿埃莉莎在九十三岁的高龄时所回忆的内容而记述的。

值得注意的是每篇报道都有所不同，而且都描述了一些人类根本无法做出的举动，使人实在难以相信。因此，我们仔细地研究了现存的所有报道，编写了一张年表，选择了一系列互为因果并且比较可信的事件，写成了这本书。有些无补于事件的叙述而又不宜形诸笔墨的细节，则加以删削。

皮特克恩岛上的早期历史是一出悲剧，这也许是无法避

免的。种族迥异的十五个男人和十二个女人，一起登上世上最为孤寂的一座小岛。十年以后，出世的孩子不少，但大人只剩下一个男性和十个女性。前后死去的十六个人中，竟有十五个是死于非命的。这是所有的报道都一致同意的事实。读者在本书中看到鲜血迸溅的恐怖场面时，须知这并非作者故意使其如此的，皮特克恩岛的历史本来就是如此。

这动荡的早年岁月所留下的后果也十分离奇。那些有幸在十九世纪初叶访问皮特克恩岛的人，一致认为岛上的景象活生生地体现了希腊神话传说中古老极乐的黄金时代。

C. 诺德霍夫

J. N. 霍尔

皮特克恩岛人员名单

“本特”号上的叛乱分子

弗来彻·克里斯琴
爱德华·扬格
亚历山大·史密斯
约翰·米尔斯
威廉·麦考伊
马太·昆持尔
约翰·威廉斯
艾萨克·马丁
威廉·布朗

印第安人

米纳利
特塔希提
塔拉鲁
特莫
尼霍
胡吾

配偶（印第安人）

迈蜜蒂
塔乌露阿
鲍哈蒂
普鲁登丝
玛丽
萨拉
法丝托
苏珊娜
詹妮

配偶（印第安人）

莫爱因阿
娜奈
赫蒂娅



目 录

第一章	乐土梦	(1)
第二章	一致的抉择	(16)
第三章	诀别“本特”号	(36)
第四章	忧虑	(60)
第五章	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70)
第六章	驾舟出逃	(85)
第七章	十月周三·克里斯琴	(99)
第八章	虚惊	(112)
第九章	隐患	(126)
第十章	谋杀	(139)
第十一章	分地的风波	(152)
第十二章	血洗	(174)
第十三章	勇敢的姑娘	(193)
第十四章	不幸的土地	(211)
第十五章	“托帕兹”号	(226)
第十六章	望绝的哀声	(247)
第十七章	“誓言”	(255)
第十八章	红妆要塞	(268)
第十九章	驱逐令	(282)
第二十章	墮落者的下场	(297)
第二十一章	新的一页	(314)
第二十二章	尾声	(334)

第一章 乐土梦

17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地球按照自转的轨道徐缓稳定地旋动着，阳光开始照亮了美洲最东端的海角圣罗克。这灿烂的光辉以每小时一千英里的速度朝西移去，掠过亚马孙河*流域的丛林，在安第斯山脉的雪顶冰峰上放出万道光华。如今它又给秘鲁的海岸带来了白昼，然后移向烟波浩淼的汪洋大海。

在这一片起伏不停的、蔚蓝色的洋面上，见不到一面风帆，也不见陆地的踪影。然后，这朝阳的亮光照到复活节岛那多风的丘陵地带，一个个古代帝王的石像排列在悬崖边上，朝着大海默默地张望。过了一小时，曙光又向西移过了一千英里，照亮了一个孤悬海中的火山岛，它地势高耸，巉岩嶙峋。海浪冲击着岸边的岩石，泡沫横溢，浪花飞溅。无数海禽在悬崖上空翱翔盘旋。如果坐上小船，沿着海岸划桨驶去，不消两个小时就能绕这小岛一圈。可是在那幽谷里，在那山坡上，到处郁郁葱葱。一簇簇椰树叶子在灌木丛中探出头来，迎风摆荡。还有一条又细又长的瀑布，潺潺地流入海中。这是浩瀚大海中的一个小小的天地，宁静、美丽而孤寂。说它宁静，因为它只有深深的海洋作伴；说它孤寂，因为大自然故意在这里留下一个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皮肤褐

* 位于巴西，这里至今还存在着一片茂密的原始大森林。

色的人们一度在这里居住，如今早已离去。几座手工粗糙的寺庙已经长满苔藓。竖在悬崖顶上的几座神像，已是黑燕鸥和军舰鸟栖息的地方。

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旭日初升的时候，大群大群的海鸟朝它们平时觅食的海面飞去。一窝窝雏鸟在阳光中懒散地扭动着、瞌睡着、趴伏着，一连好几个小时地等待它们的父母回来喂食。这新的一天如同千年万载以来的每个早晨一样，一切如常，没有什么异样。只是在西边（目前尚在天际以外），有一条船——在这广袤的海域中唯一的一艘帆船——正朝这小岛的方向驶来。

英王陛下政府装甲运输舰“本特”号，在两年前从斯皮特黑德起航，开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它的使命颇不寻常，是到那座遙远的海岛上采集一千多棵面包树苗，然后运往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种植园，以便为当地的奴隶提供一种便宜的食物。采集任务完成以后，这条船就离开塔希提，穿越汤加群岛朝西驶去，舰长布莱的副手弗来彻·克里斯琴，认为舰长行为残暴，实在无法容忍，便发动水兵起来反抗。这场暴乱是临时策划的，并迅速付诸实施，时间是1789年4月28日早晨。舰长布莱和十八个忠于他的人，被赶上小艇，在大洋中漂流。参加叛乱的人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本特”号朝土布艾群岛驶去，叛乱者想在此定居，却惨遭失败，只好回到塔希提。有几个叛乱者，还有好几个没有参加叛乱而被迫留在舰上的人，要求留在岛上安家立业。他们的要求获得了允准。

“本特”号并不很大，载重量约二百吨，是用坚固的英国栎木制造的，装配得很结实。船帆历经风雨剥蚀，已经打

了补钉。黄铜的覆材上面长了不少海藻。船身两侧，本来涂着黑漆，十分漂亮，如今已经剥落，变成铁锈色。它正以右舷抢风行驶，一股柔和的西南风在船后吹着。船上的叛乱分子还剩下九人，包括弗来彻·克里斯琴和海军见习军官爱德华·扬格在内。船上还有十八个波利尼西亚人，六个男性，十二个女性，是被他们说服来参加这次航行的。航行的目的是要找到一座偏僻的、人们很少知道的小岛，以便永远地隐蔽起来，逃脱英国海军的法网。

几根锚杆上拴着好些山羊。栅栏里养着不少猪，正在郁郁不乐地呼噜着。笼子里关着各种家禽，雄鸡一声声地打鸣，母鸡咯咯地叫个不停。舷墙旁放着两条快艇，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下面还用楔子垫着以防它滑动，里面装满了番薯，个头很大，有的一个就有五十磅重。一群秀丽的姑娘坐在舱口聊天，嗓音很悦耳，时时发出一阵阵柔和的笑声。

马太·昆特尔正在掌舵。这个人身材高大，极其健壮。两条长胳膊上刺满了花纹，还长着厚厚的红毛。他上身赤裸，晒得黑黑的。从他的小脑袋到那粗壮的脖子再到他那溜肩膀，形成一条没棱没角的曲线。一对浅蓝色的眼睛彼此离得很近。嘴缝下面的大下巴，四四方方的，高高地朝前翘着，还长满了胡髭。

那股西南风，本来就很柔和，如今干脆止歇了。船帆全都松垂下来。船身不再往前行进，只是在平静的海面上微微摇晃。昆特尔直起腰来，转身凝视着北边的天际。那里聚集了一大堆乌云，不断地延伸着，向这里逼近。

克里斯琴由船梯来到甲板。他身穿一件朴素的蓝外衣，刚刚刮过胡子。热带的阳光把他晒得比那些姑娘还要黑。他

那健壮矫捷的身姿以及那嘴巴和下颏的线条，都显露出鲜明的性格特征：坚毅、果断而机敏。一双眼窝十分深凹。瞳睛漆黑，炯炯有神，正注视着逐渐逼近的风暴。

“史密斯！”他喊了一声。

一个肌肉结实的年轻水手，原先站在主桅旁边，听到克里斯琴的喊声，就赶紧朝后甲板跑来，他在那黑布头巾上用手一碰。

“把下桁的大横帆全都扯上去，还要准备盛住雨水，愈多愈好。”

“是，是，先生！”

史密斯一面朝前走去，一面吆喝着：“全体人员，都到这儿来！大家来收帆！”

一群白人水手从前甲板赶了过来。那些皮肤棕色的男人也从栏杆那里赶回来了。连几位姑娘也站起了身子。

“各就各位！”史密斯命令道，“前桅和主桅的大横帆——解开帆脚索和上下角索！把横帆的下角扯上去！”

两面巨帆的下端徐徐升到桁上。那些波利尼西亚男人和五六个兴高采烈的姑娘在使劲干活时又是叫又是笑。史密斯转身朝着身边的那个水手。

“麦考伊！你带马丁去安上天篷盛水。要快！”

克里斯琴在后甲板上来回踱步，眼睛始终盯着北方愈来愈黑的天空。“使用转帆索，史密斯！”他又下令道，“把船帆转成左舷换抢。”

“是，用转帆索，先生。”

爱德华·扬格，船上的第二号人物，正站在后甲板的船梯上。他现年二十四岁，皮肤红润，脸上的表情很敏感，可

惜缺了几颗门牙，显得美中不足。他值了一夜的班，刚休息了两个小时，所以睡眠惺忪，显得十分困倦。

“真有点来者不善的样子啊，”他议论道。

“也就是一阵风暴而已。我现在只留下顶帆，看来问题不大。老天作证，来一场大雨把水桶灌满，我心里还更踏实哩！我真不相信卡特雷特舰长会把经纬度搞错。可是话说回来，他的时钟一向靠不住，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已在他所标定的经度以东一百英里啦。”

扬格微微笑了笑。“我开始怀疑他所说的皮特克恩岛到底是否存在了，”他说道，“这座海岛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是在1767年。当时他在海军准将拜伦的麾下指挥着‘燕子’号军舰。他在十五里格远的地方初次发现这座海岛，觉得它的外貌很象一块巨大的岩石，方圆最多五英里。岛上树林茂密，还有一股清泉从悬崖朝下泻落。这是他在航海报告中说的。”

“他上岸了吗？”

“没有。那里的拍岸浪很大。他们在岛的西岸外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测了一下水深，只有二十五英寻……这座岛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我无论如何要找到它。”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们发牢骚了吗？”

“反正有几个人很不耐烦啦。”

克里斯琴沉下脸来。“让他们嘀咕去吧，”他说道，“不管怎样，他们得按我吩咐的去办。”

乌云已快临头，遮住了由西到北的半边天。海面上的空气开始动荡不安。刹那间，一阵狂风把“本特”号吹得摇摇摆

摆地倾斜过来。顶帆“啪、啪”地连声响着，犹如火炮轰鸣。太阳被乌云遮没了。一阵阵狂风夹着乱箭一般的骤雨，大声呼啸着横扫过来。

“尽力转向右舷！”克里斯琴安详地命令舵手。“回舵！”

昆特尔两只多毛的大手迅速地转动着舵轮。在这突然袭来的黑暗中，在喧嚣的风声中，姑娘们的嗓音还依稀可辨，好象远处海燕的叫声。“本特”号突然加速朝前驶去，船身就正了，不再歪斜，而风力也开始减弱了。不到十分钟，最恶劣的状况已经过去，海面恢复了平静。瓢泼大雨垂直而降，使人睁不开眼，喘不了气，把人们的喊叫声全都淹没了。雨水从天篷上泻落下来，一只水桶刚刚灌满，另一只水桶就接了上去。男人和女人全都脱得只剩一条短裙，用一块块多孔的火山石彼此擦背。

还不到一个小时，乌云就消散了。高悬空中的太阳开始把“本特”号的甲板晒干。帆桁已经转向另一侧，这艘船又按照原来的航线朝前驶去。

扬格已经走下船梯。克里斯琴迎着海风，站在栏杆旁边，凝视着空空荡荡的大海，神情忧郁而严峻，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在旁人面前，他的表情十分平静。但当他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往往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冥想之中，不是回忆既往，就是挂念未来。

一个身材高高的年轻姑娘从船梯走了上来，轻盈地走到他的身边，伸手搭住他的肩膀。迈蜜蒂这时只有十八岁。她在塔希提岛上出身于很高的门第，但她舍弃了土地、仆从和亲属，甘愿随同自己的英国恋人去迎接那未卜的命运。她那

细腻的纤手、小小的裸足、轻盈的体态和富有教养的脸形，都显得她跟其他的姑娘大不相同。她一碰他的肩膀，克里斯琴脸上的表情顿时柔和下来。

“我们今天能找到那座岛屿吗？”她问道。

“我希望能找到，它一定离这里不远。”

迈蜜蒂靠在他身边的舷墙上，没有回答，脸上露出急切的神色。她的血管里流动着她谙于航海的祖先们的血液。虽然这种海上探险对她来说，早已成为神奇的传说，但眼前这次远航却正合她的心意。

阳光射在船头的起锚机上，投下一道暗影。两个白人正坐在暗影中认真地交谈着。麦考伊是一个以爱尔兰姓氏为名的苏格兰人，身材瘦削，一头厚厚的红发，脖子又细又长，喉结鼓得非常明显。跟他说话的是艾萨克·马丁。这是一个美国人。当“本特”号正在装备的时候，马丁在伦敦的小酒店里遇见了“本特”号的船长，听说这艘船要驶往南太平洋，就离开了自己服务的那条船，转到这艘船上当水手来了。他年约三十，皮肤黧黑，面容痴呆，两条黑眉在鼻子上方连到一起，为人十分粗鲁。

“我们给他的时间够久的啦，威尔*，”马丁酸溜溜地说道，“依我看，这座该死的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也不在附近。”

“是啊，这样的搜寻简直一点意义也没有。”

“既然如此，现在该让他知道我们对于这样的漂泊已经厌烦透顶啦！这是米尔斯说的，马太·昆特尔也跟我们站在

* 威廉的昵称。

一起。如果告诉布朗的话，他也会同意的。可千万别跟亚历克斯*说，他对克里斯琴简直唯命是从！我琢磨杰克**。威廉斯也跟咱们差不多，腻烦透啦。这么一来，站在咱们这边的共有六人，他们只有三人。喂，咱们在西边见到的那座海岛叫什么名字来着？”

“那些印第安人把它叫做拉罗通加岛。”

“不错，就是那地方！岸上的漂亮小妞可不少，我敢担保。要是真找到皮特克恩岛，那只是一块该死的岩石，什么女人也没有。咱们倒是带了一些女人。可是男人有十五个，女人只有十二个！”

麦考伊点了点头。“咱们的女人的确不够。将来会惹麻烦的。”

“要是在拉罗通加，咱们可以挑最俊的小妞哇。咱们现在该迫使他带咱们去那儿了，管他愿意不愿意哩！”

“迫使他！我的天哪！艾萨克，你瞅这儿没有人，就口出狂言！”

马丁刚要开口，一眼见到史密斯已经走近自己身后，便赶紧闭上了嘴。史密斯是一条壮汉，年纪二十刚刚出头，中等个子，脸上微微有些麻子，可是他那爽朗的容貌很惹人喜爱。他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张抿得紧紧的嘴巴和一双分得很开的蓝眼睛，显得性情和善而又充满自信。他两条健壮的、刺着花纹的胳膊抱在胸前，两眼盯着面前两个水手，脸上含着一丝冷笑。马丁狡猾地朝他瞥了一眼。

* 亚历山大的昵称。

** 约翰的昵称。

“哎，亚历克斯，”他嘟哝道，“让我们白白地在海上漂流两个星期的，就是你和杰克·威廉斯。如果他对我们让步的话，我们早就迫使克里斯琴改变主意啦。”

史密斯转身朝着麦考伊。“你听听，威尔！居然要由艾萨克来指导克里斯琴先生了。艾萨克居然知道我们该往哪儿去啦！麦考伊，你怎么看，我们是不是选他当舰长呢？”

“事情是这样的，亚历克斯，”麦考伊歉疚地说道，“我们离开塔希提已有三个月了，在这儿找皮特克恩岛也快要三个星期啦！他怎么知道这儿真有这座小岛呢？”

“你真该死！你以为克里斯琴先生竟会愚蠢得去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岛吗？我敢担保他在这个星期以内就会找着的。”

“如果他沒有找着，又当如何呢？”马丁问道。

“你自己去问他嘛，艾萨克。我料想他会马上告诉你的。”

这场谈话还未结束，就被头顶上一声欢呼打断了。原来在前桅顶上有人在了望。

“喂，你看见什么啦？”史密斯大声吼道。

“鸟儿，密密麻麻的鸟儿，就在正前方。”

克里斯琴正同迈蜜蒂一起在后甲板上踱来踱去，一听到这话，便停住脚步。

“赶快下去拿我的望远镜，”他对姑娘吩咐道。

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望远镜，已经爬上绳梯。有一个波利尼西亚土著爬在他前面，举目朝远处的鸟群一望，然后扫视南边和北边的天际。“燕鸥，”他等到克里斯琴放下望远镜时便说道，“远处有鲑鱼，恐怕陆地已经很近了。”